

唐宋诗歌与惠山二泉

张林宇，首作帝

无锡惠山的泉水，自大历年间开凿以来，便为文人雅士所称道。“茶圣”陆羽曾论水次第凡二十种，列常州无锡县惠山石泉第二；独孤及在《惠山寺新泉记》中对其极尽褒美“甘溜湍激，若醴醢乳喷”；李绅也曾形容二泉“在惠山寺松竹之下，甘爽，乃人间灵液，清澄鉴肌骨，含漱开神虑，茶得此水，皆尽芳味”。后世诗人慕名而来，写下了不少关于二泉的诗歌。惠山二泉因此名声大噪，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

关于惠山二泉的描写，可以上溯到唐代中叶。有唐一代，经济发达，诗道盛昌。游人们在流连山水之余，舞文弄墨，创作了许多歌颂二泉的作品。比如独孤及曾以二泉明志：“濯其源，饮其泉，能使贪者让，躁者静，静者勤道，道者坚固。”皇甫冉作《杂言无锡惠山寺流泉歌》，既赞扬了泉水给世人带来的便利，又抒发了自我归隐的志向：“任疏凿兮与汲弓，若有意兮山中……我来结绶未经秋，已厌微官忆旧游。且复迟回犹未去，此心只为灵泉留。”

无锡本土诗人李绅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自幼孤苦，长年寓居惠山寺读书；年少独特的经历使得李绅对惠山二泉充满了特殊的情怀。在《别石泉》中，他这样描写：“桂凝秋露添灵液，茗折香芽泛玉英。应是梵宫连洞府，浴池今化醴泉清。”诗人连用梵宫、洞府、浴池、醴泉等意象，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二泉的灵动之感，颇具佛道神韵。

李绅进京做官后，仍不忘带上故乡的泉水，赠予亲朋好友，结交权贵。其好友李德裕就对惠山二泉情有独钟。宋人唐庚在《斗茶记》中记载：“唐相李卫公好饮惠山泉，置驿传送，不远数千里。”李德裕爵袭卫公，权倾一时，在他的号召下，绵延千里的“运泉业”便发展起来，成为权贵阶层的时尚。如此劳民伤财的举动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诗人皮日休曾作诗讽刺：“丞相常思煮茗时，郡侯催发只嫌迟。吴关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李德裕的“运泉”与杨贵妃的“荔枝”何其相似。正是在这种徒耗民力而不利家国的政令下，大唐朝廷江河日下。松雨斋《运泉约》也有记叙：“昔卫公宦达中书，颇烦递水……运惠水：每坛僦舟力费银三分，水坛坛价及坛盖自备不计。”贵族的附庸风雅、市侩的斤斤计较使二泉经历了“由神到形”的转变，造成了审美上的严重倒退。

除了文人墨客的创作外，僧人群体也是唐诗创作的主力军。唐代诗僧往往兼具释、儒两家之长，既精通诗律，又善辨禅机。他们笔下的二泉沉谧祥和，又带有幽深玄奥的气质，正如惠山寺僧若冰作《题惠山泉》：“石脉绽寒光，松根喷晓凉。注瓶云母滑，漱齿茯苓香。野客偷煎茗，山僧惜净床。安禅何所问，孤月在中央。”诗人巧妙地营造出一种和谐的氛围，把泉源之奇景、泉水之香滑、山野之逸趣与禅意结合；尾联以“孤月在中央”照应“安禅何所问”，似乎答非所问，实则给二泉披上了神秘的面纱，也让读者留有充分联想的空间。

纵观整个唐代文学史，关于惠山二泉的诗篇留存不多。究其原因，一方面与二泉开发时间较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晚唐时期顶尖诗才的匮乏密不可分。真正将惠山二泉推向文化层次，并对文学史产生重要影响的，还要从宋代算起。

宋代典籍中，关于惠山二泉的诗篇数量众多，种类繁多。其中最富盛名的当属苏轼“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一句。熙宁六年至七年期间，苏轼路过无锡，到惠山游赏品泉，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其诗对仗工稳，结构严整，流露出落拓不羁、纵横潇洒的风格。显然，苏轼对于惠山二泉仰慕已久，故而连用“独携”“来试”两词，以宏大的气魄勾勒出登临惠山、烹煮二泉的渴慕心理。诗中提到的“小团月”即宋廷贡茶“小龙团”。“天上”二字又将茶叶与“天子”“天宫”联系起来，隐晦地点出茶之贵重，与“人间第二”遥相呼应。诗人有意识地从饮茶这件小事出发，展开丰富的联想，使得圆月、贡茶、名泉三个意象相映成趣，渲染出“泉煮龙团”“月映二泉”的诗意风光。尾联更是以“孙

登无语空归去，半岭松声万壑传”做结，在怀慕孙登、阮籍二隐士的同时，流露出自己对栖居惠山、对饮二泉的念想。颇值一提的是，苏轼返回杭州后仍对二泉念念不忘，写下《寄伯强知县求惠山泉》：“兹山定空中，乳水满其腹。遇隙则发见，臭味实一族。浅深各有值，方圆随所蓄。或为云汹涌，或作线断续。或鸣空洞中，杂佩间琴筑。或流苍石缝，宛转龙鸾蹙。瓶罍走四海，真伪半相读。贵人高宴罢，醉眼乱红绿。赤泥开方印，紫饼截圆玉。倾瓿共叹赏，窃语笑僮仆。岂如泉上僧，盥洒自把掬。故人怜我病，箬笠寄新馥。欠伸北窗下，昼睡美方熟。精品厌凡泉，愿子致一斛。”苏轼对二泉极为喜爱：他不厌其烦地列举惠山二泉的种种形态，将泉水的声、形、色描绘得细致入微；为了乞求一斛泉水，还“费尽心机”地找出“精品厌凡泉”的理由，足见一片痴心。五年后，苏轼重游故地，又写下“敲火发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泉、茶、窗、盏相映成趣，深深地吸引了诗人，使他流连忘返，情不自禁地感叹“岂如山中人，睡起山花发。一瓿谁与共，门外无来辙”。

宋代文人追求精致、崇尚高雅；因此，惠山二泉成为文人梦寐以求的馈赠佳品。“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也曾为得到二泉水而欣喜不已。他在《谢黄从善司业寄惠山泉》中这样赞叹：“锡谷寒泉甕石俱，并得新诗蛭尾书。急呼烹鼎供茗事，晴江急雨看跳珠。是功与世涤揣腴，今我屡空常晏如。安得左轡清颖尾，风炉煮茗卧西湖。”在他看来，烹煮二泉水就是一种心灵的享受，它可以荡涤浊世，使人清静无忧。

宋代以文治天下，文人们热衷于品茶酌泉、吟诗作对，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这也正是“宴游纪行”题材在宋诗中流行的原因。相对于唐代的“运泉”壮举，宋代文人具有更高的审美情趣，他们更爱亲临惠山，亲自品尝“天下第二泉”；同时也得忙里偷闲，在游山玩水之际寻找憩息之所。王禹偁曾在百忙之中“吟入惠山”，写下“好抛此日陶潜米，学煮当年陆羽茶”，体验了一回隐士生活；临别远行，他仍恋恋不舍，长叹“劳生未了来还去，孤棹寒篷宿浪花”。诗人以独到的手法对比了游玩之乐与离去之无奈，这也恰恰展现了宋人追求仕宦与渴望归隐的矛盾心态。蔡襄《即惠山煮茶》也称：“鲜香篱下雪，甘滑杯中露。当能变俗骨，岂特湔尘虑。”惠山二泉感染了诗人，使他脱胎换骨，远离了俗世纷争的困扰，探索内心诗意的栖居。而王汾《惠山泉》则与前人皇甫冉不谋而合：“泉品旧知名，澄源石乎盈。甘滋饱僧饭，润泽济农耕……慚作方堆面，尘埃正满纓。临流聊洗濯，心已识蒙亨。”

为了让宴游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宋人常常在筵席上吟诗助兴、酬唱应和。这种消遣方法贴近文人的审美趣味，因此广为流传。苏绅、苏澈、李纲等仕宦名流都是个中好手。

同安人苏绅曾在席上拈得“云”字为韵，作《陪制置朱工部正辞赋惠山泉诗分韵得云字》：“醴液璇源世未珍，陆经甄品始流闻。千寻深异江心汲，两狐元因岭上分。轻发茗花凭匕箸，散为膏泽待风云。一篇此日摘鸿藻，五色他年浴凤文。”诗歌格律工稳，雕琢用心，将宴饮之乐、风景之美、追捧之意融为一体。苏辙《次韵李公择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首》：“无锡铜瓶手自持，新芽顾渚近相思。故人赠答无千里，好事安排巧一时。蟹眼煎成声未老，兔毛倾看色尤宜。枪旗携到齐西境，更试城南金线奇。”“新诗态度霭春云，肯把篇章妄与人。性好茶常自养，交如泉水久弥亲。睡浓正想罗声发，食饱尤便粥面匀。底处翰林长外补，明年谁送麗溪春。”前一首以“蟹眼”“兔毛”“枪旗”喻茶，写尽茶叶的种种奇特形态，生动形象，新颖奇特；诗尾展开想象，安排惠山二泉与齐西金线泉一较高低，趣味盎然。后一首则以物喻人，借品茶之事阐释修身养性的道理，言浅意深。其余如周餐《次韵陆子泉》、李纲《次韵士特试谷帘泉见怀之作其一》等各有所长，俱不细表。

另一方面，宋代独特的社会环境也造成了崇尚深邃内敛的艺术风格。宋代诗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或追述先贤，或议论古今，或阐明哲理，格局不一，内容迥异。杨旻《题惠山泉》借古抒怀：“荐茗能全味，援琴欲绝弦。谁言到池尽，余响更潺湲。”刘达《惠山泉》从独特的视角评述二泉：“品第冠寰中，名色固已揭。世无陆子知，淄澠谁与别。”感慨“伯乐难遇”的千古遗恨。顾逢《慧山》：“空山尘不到，白昼定僧禅。龙口一泓水，人间第二泉。”以空山、僧寂为背景，突出二泉远离世俗的处所，抒写了清静淡漠、怡然自得的心境。苏舜钦《无锡惠山寺》：“清泉绝无一尘染，长松自是拔俗姿。”借泉自喻，将视觉、味觉拔高到道德层面，抒发清高之志。张蕴在《惠山》中暗藏机锋，令人浮想联翩：“石苔滑汰屋连斜，第二泉边古佛家。一壑松风听不了，却留僧坐自煎茶。”而曹彦约《游惠山观第二泉》最为奇特：“自逢陆老问君名，又见苏公记此行。从此却归庐阜去，岂无声寄谷帘兄。”所谓“谷帘兄”即庐山谷帘泉。《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一记载了陆羽

评泉之事，他把庐山康王谷水帘水列为天下第一，惠山石泉屈居其次，因此前者为“兄”，后者为“弟”。诗人先用陆羽、苏轼的典故说明二泉的文化地位；随后笔锋陡转，重演历史：谷帘泉得胜而归，惠山泉为“兄”喝彩，以声践行，遥寄祝福。诗人借助奇妙的幻想来显露他独到的审美情趣：相对于“天下第一”的名头，惠山二泉所流露出来的宽容大度、温文尔雅、和光同尘、与世无争的气质更令人倾倒。诗中写两泉相争，却没有一丝“争先恐后”的烟火气息，反而渲染了“兄友弟恭”的和谐场景，这正是儒家“孝弟”文化的精髓。这种中正和谐的思想艺术极大地丰富了二泉的内涵，也体现了宋人追求外部事功与内心修养协调的人生境界。

在唐宋两代的诗歌作品中，关于“惠山石泉”的称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称惠山泉，有的称惠泉，还有的称“陆子泉”。南宋杨万里在《题陆子泉上祠堂》中详细说明了其间的关窍：“先生吃茶不吃肉，先生饮泉不饮酒。饥寒祗忍七十年，万岁千秋名不朽。惠泉遂名陆子泉，泉与陆子名俱传。”至于所谓“二泉”之名，始于陆羽，兴于苏轼，后世诗人大量沿用“二泉”之称，使它成为诗歌创作史上的固定代号。如程公许《汲惠山泉烹日铸》：“白头未了红尘债，再酌人间第二泉。”刘宰《送张端表赴潘葑》：“汲取人间第二泉，酿成天上酌神仙。”李正明《与客往天宁素饭以惠山水煎茶》：“共分摩诘众香饭，仍试华山第二泉。”杨万里《惠泉分茶示正孚长老》：“须烦佛界三昧手，拈出茶经第二泉。”范成大《刘德修少卿避暑惠山因便寄赠》：“遥怜海内无双士，独酌人间第二泉。”此时的“二泉”已经超越了惠山泉的本义，带上了隐逸逍遥、超脱世俗的风采。

事实上，关于“二泉”的命名别有深意。可备一谈的是，历代对“天下第一泉”的争论莫衷一是，明人张凤翼就在《跋沈启南品泉图卷》中提到：“中冷味厚，诚若沈评，而吴之抑中冷，亦不为无故，特未之审耳。”其实，从陆羽推崇庐山泉开始，济南趵突泉、镇江中冷泉、北京玉泉、峨眉山玉液泉、安宁碧玉泉、衡山水帘洞泉都曾被冠以“天下第一”的称号。然而人们对于“二泉”的评定却毫无异议。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自唐宋以来，惠山“二泉”摆脱了“泉”的局限；大量的诗歌创作、艺术描写以及诗作背后兴盛的文人群体都赋予二泉以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元素源远流长，毫无间断，成为其他名泉难以企及的重要因素。因此，历朝历代都不乏有诗人为“二泉”打抱不平。清人陶沅有诗：“列为第二，实不让第一。”诗僧元瑾戏墟：“鸿渐昏老子，舌本何其謏。错品落第二，千载徒扼腕。”广大诗人一面不满于惠山泉的排位，一面又默认了它“名为第二，实乃第一”的特殊地位，这一现象与传统文化中恭谦礼让、韬光养晦的内涵是密不可分的。正如宋儒朱熹在《周易本义》中讲述的进退至理：“六三，观我生，进退。六三居下之上，可进可退，故不观九五，而独观己所行之通塞以为进退，占者宜自审也。”传统文化强调进退有度，一面谦辞虚名，一面进德精业，不偏不倚，处世中庸，这一点在“二泉”命名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唐宋时期正是吴文化崛起的重要阶段，经济的富足、交通的便利、尚学风气促成了吴文化包容、和谐、开放、创新等诸多特点，这也促成了二泉诗歌的繁盛。唐宋诗人以二泉为媒介，咏史抒情，明志说理，内容繁杂，题材众多，风格迥异；他们既描摹现实生活，又多有理想的期盼；既有登临品泉的快意，也不乏寄予想象的意境；既勾勒江南柔美的风光，又隐含人类浩瀚的文化历史。二泉诗歌的蓬勃发展，正是吴文化极度繁盛的缩影。

唐宋两代诗人对惠山二泉的大力讴歌具有开创意义，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唐宋诗人的作品中，惠山二泉的多重文化内涵得到了很好的诠释，或清高、或中和、或灵动、或含蓄、或平淡、或诡谲，情态万千。他们的创作使惠山二泉的形象日益丰满，逐渐成为古诗中描摹山水的典范。